

## 卷第四十四 神仙四十四

田先生 穆將符 房建 蕭洞玄

田先生

田先生者，九華洞中大仙也。元和中，隱於饒州鄱亭村，作小學以教村童十數人，人不知其神仙矣。饒州牧齊推，嫁女與進士李生，數月而孕。李生赴舉長安，其孕婦將產於州之後堂，夢鬼神責其腥穢，斥逐之。推常不信鬼神，不敢言，未暇移居，既產為鬼所惡害，耳鼻流血而卒，殯於官道側，以俟罷郡遷之北歸。明年，李生下第歸饒，日晚，於野中見其妻，訴以鬼神所害之事，乃曰：

「可詣鄱亭村學中，告田先生，求其神力，或可再生耳。」李如其言，詣村學見先生，膝行而前，首體投地，哀告其事，願大仙哀而救之。先生初亦堅拒。李叩告不已，涕泗滂沱，自早及夜，終不就坐。學徒既散，先生曰：「誠懇如此，吾亦何所隱耶。但不早相告，屋舍已壞矣，誠為作一處置。」即從舍出百餘步桑林中，夜已昏暝，忽光明如晝，化為大府崇門，儀衛森列。先生寶冠紫帔，據案而坐，擬於王者，乃傳聲呼地界。俄有十餘隊，各擁百餘騎，奔走而至，皆長丈餘。謁者呼名通入曰：「廬山江濱彭蠡等神到。」先生曰：「刺史女因產為暴鬼所殺事，聞之何不申理？」對曰：「獄訟無主，未果發謫。今賊是鄱陽王吳芮，刺史宅是其所居，怒其生產腥穢，遂肆兇暴；尋又擒吳芮，牒天曹而誅戮之。勘云：『李氏妻算命尚有三十二年，合生二男三女。』」先生曰：「屋舍已壞如何？」有一老吏曰：「昔東晉鄴下，有一人誤死，屋宅已壞，又合還生，與此事同。其時葛仙君斷令具魂為身，與本無異，但壽盡之日無形爾。先生許之，即只追李妻魂魄，合為一體，以神膠塗之，大王發遣卻生，即便生矣。」見有七八女人，與李妻相似，吏引而至，推而合之，有藥如稀餲，以塗其身。頃刻官吏皆散，李生及妻田先生在桑林間。李生夫妻懇謝之。先生曰：「但云自得再生，勿多言也。」遂失先生所在。李與妻還家。其後年壽所生男女，皆如所言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穆將符

穆將符者。唐給事中仁裕之姪也。幼而好學，不慕聲利，不矜世祿，而深入玄關，縱逸自放，不知師匠何人，已得吐納內修之道。好飲酒，高閒傲睨，人莫能測之。長安東市酒肆姚生，與其友善，時往來其家，則飲酒話道，彌日累夕。姚忽暴卒，舉家惶駭，使人奔訪將符。際夜方至，姚已奄然，無復喘息。將符方醉，其家人哀號告之。笑曰：「可救也，無遽憂怖。」遂解衣與姚同衾而臥。戒其家，令作人參湯稀粥以候之。勿得悲泣驚呼，待喚即應，滅燭而寢。悄然中夜，方命燭視之，姚已起坐矣。少以人參湯注之，良久，乃以粥助之。乃能言曰：「適為黃衣使者三四人，以馬載去，西行甚速，道途矇昧，如微月之中。逡巡，有赤色光，如日出之狀，照其行路。」黃衣者促轡尤急，即聞傳呼云：「太乙有敕，使天兵遣回。」乃顧見騎乘旌旗，森然成列。所乘馬及黃衣者，奔迸不知所之。別有朱衣一人，引而歸之。自是姚生平復如初。將符遁去，不知所適。羅浮軒轅先生，有道之士也。大中年，徵入關，至京，即使人訪之，將符以遁去。先生曰：「穆處士隱仙者也，名位列於九清之上矣。勿以其嗜酒昏醉為短，真和光混俗爾。」淮浙間頗顯其異跡，接於聞見，若左元放、葛孝先之流也。（出《神仙拾遺》）

房建

清河公房建，居於含山郡，性尚奇，好玄元之教。常從道士授六甲符及九章真篆，積二十年。後南遊衡山，遇一道士，風骨明秀，與建語，述上清仙都及蓬萊方丈靈異之事，一一皆若涉歷。建奇之。後旬餘，建自衡山適南海。道士謂建曰：「吾嘗客於南海，迨今十年矣，將有寺官李侯者護其軍。李侯以玉簪遺我。我以簪賜君，君宜寶之。」建得其簪，喜且甚。因而別去。是歲秋，建至南海。嘗一日獨游開元觀。觀之北軒，有磚塗為真人狀者二焉，其位於東者左玄真人，及視左玄之狀，果衡山所遇道士也，奇而歎者且久；及睹左玄之冠，已亡簪矣。時有觀居道士數輩在焉，建具以事言次，出玉簪示之。道士驚曰：「往歲有寺官李侯。護兵於南海。嘗以二玉簪飾左右真人，迨今且十年。其左玄之簪，亡之十年，今君所獲果是焉。」建奇之，因以玉簪歸道士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蕭洞玄

王屋靈都觀道士蕭洞玄，志心學煉神丹，積數年，卒無所就。無何，遇神人授以大還秘訣曰：「法盡此耳；然更須得一同心者，相為表裡，然後可成。盍求諸乎？」洞玄遂週遊天下，歷五嶽四瀆，名山異境，都城聚落，人跡所輾，罔不畢至，經十餘年，不得其人。至貞元中，洞玄自浙東抵揚州，至慶亭埭，維舟於逆旅主人。於時舳艫萬艘，隘於河次。堰開爭路，上下眾船，相軋者移時，舟人盡力擠之。見一人船頓，蹙其右臂且折，觀者為之寒栗，其人顏色不變，亦無呻吟之聲，徐歸船中，飲食自若。洞玄深嗟異之，私喜曰：「此豈非天佑我乎？」問其姓名，則曰終無為，因與交結，話道欣然，遂不相舍，即俱之王屋。洞玄出還丹秘訣示之。無為相與揣摩。更終二三年，修行備至。洞玄謁無為曰：「將行道之夕，我當作法護持，君當謹守丹灶，但至五更無言，則攜手上升矣。」無為曰：「我雖無他術，至於忍斷不言，君所知也。」遂十日設壇場，焚金爐，飾丹灶。洞玄繞壇行道步虛。無為於藥灶前，端拱而坐，心誓死不言。一更後，忽見兩道士自天而降，謂無為曰：「上帝使問爾，要成道否。」無為不應。須臾，又見群仙，自稱王喬、安期等。謂曰：「適來上帝使左右問爾所謂，何得不對？」無為亦不言。有頃，見一女人，年可二八，容華端麗，音韻幽閒，綺羅繽紛，薰灼動地，盤旋良久，調戲無為。無名亦不顧。俄然有虎狼猛獸十餘種類，哮叫騰擲，張口向無為，無為亦不動。有頃，見其祖考父母先亡眷屬等，並在其前，謂曰：「汝見我，何得無言？」無為涕淚交下，而終不言。俄見一夜叉，身長三丈，目如電施，口赤如血，朱髮植竿，鋸牙鉤爪，直衝無為。無為不動。既有黃衫人，領二手力至，謂無為曰：「大王迫，不願行，但言其故即免。」無為不言。黃衫人即叱二手力可拽去。無名不得已而隨之。須臾至一府署，雲是平等王，南面憑几，威儀甚嚴，厲聲謂無為曰：「爾未合至此，若能一言自辨，即放爾回。」無為不對。平等王又令引向獄中，看諸受罪者，慘毒痛楚，萬狀千名。既回，仍謂之曰：「爾若不言，便入此中矣。」無為心雖恐懼，終亦不言。平等王曰：「即令別受生，不得放歸本處。」無為自此心迷，寂無所知，俄然復覺，其身托生於長安貴人王氏家。初在母胎，猶記宿誓不言；既生，相貌具足，唯不解啼。三日滿月，其家大會親賓，廣張聲樂，乳母抱兒出。眾中遞相憐撫。父母相謂曰：「我兒他日必是貴人。」因名曰貴郎。聰慧日甚，祇不解啼。才及三歲便行，弱不好弄，至五六歲，雖不能言，所為雅有高致。十歲操筆，即成文章。動靜嬉游，必盈紙墨。既及弱冠，儀形甚都，舉止雍雍，可為人表；然自以啞啞，不肯入仕。其家富比王室，金玉滿堂。婢妾歌鍾，極於奢侈。年二十六，父母為之娶妻。妻亦名貴，亦為人表。

工巧伎樂，無不妙絕。貴郎官名慎微，一生自矜快樂，娶妻一年，生一男，端敏惠黠，略無倫比。慎微愛念，復過常情。一旦妻及慎微，俱在春庭遊戲，庭中有盤石，可為十人之坐，妻抱其子在上，忽謂慎微曰：「觀君於我，恩愛甚深，今日若不為我發言，便當撲殺君兒。」慎微爭其子不勝，妻舉手向石撲之，腦髓迸出，慎微痛惜撫膺，不覺失聲驚駭，恍然而寤，則在丹灶之前。而向之盤石，乃丹灶也。時洞玄壇上法事方畢，天欲曉矣。俄聞無為歎息之聲，忽失丹灶所在，二人相與慟哭，即更煉心修行。後亦不知所終。（出《河東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